

武都文史資料選輯

第一集

1986.9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武都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

料一百多篇。由于我们的能力棉薄，历史知识贫乏，经验不足，缺点、错误在所难免，恳切希望党内外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，采取质疑、补充、订正的方法，给予帮助，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，质量上有所提高，有所增长。

人民政协武都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

目 录

太平天国晚期启王梁成富进军武都的始末	刘汉华 (1)
樊 政——辛亥革命的参与人	樊执敬 (3)
反苛政 何成海起义	袁尚文 石建民 陈大安 (6)
多行不义必自毙	
洛塘群众坑杀丁延年实况	樊执敬 田波 王兆庆 (8)
国民革命军纪事 前 言	田 波 (9)
一月城头三换旗	
——记武都在军阀混战下的变乱情况	樊执敬 (16)
殷匪王佑邦三踞武都	石建民 李培章 (19)
战乱的年代 苦难的岁月	陈大安 (21)
官逼民反	王兆庆 (24)
王伯范在武都	田 波 王兆庆 (25)
陕西靖国军叶荃过境	焦世武 田 波 (27)
甘肃督军张广建部新建左军哗变纪事	王兆庆 (28)
武都县地方自治讲习所	王兆庆 (29)
吴佩孚过境武都	焦世武 樊执敬 (30)
“跑白狼”	田 波 (32)
川匪黄松云窜犯洛塘区始末	樊执敬 (33)
丁玺枪杀靳录山小记	王兆庆 (35)
张英杰在武都起义经过	田 波 (36)
国民党中央“军尾追”红军在武都的情况	杨健吾 (38)

国民党、三青团在武都的始末

.....杨陇人 刘兆华 石建民 (38)

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——李丰在武都的“反共”活动

.....王亚东 (41)

军统和中统组织在武都活动概况.....镡继文 (43)

武都知织青年从军记.....镡继文 (46)

国民党征兵机构

——武都团管区.....雷禹门 (48)

武都防护团成立情况.....曹士惠 (49)

武都青年抗战队.....田 波 (50)

武都国大代表竞选侧记.....龙 杨 (52)

解放前夕赵龙文等人在武都的最后挣扎.....樊执敬 (53)

武都教育行政机构的沿革.....杨健吾 (62)

发展教育 培训师资.....田 波 (64)

梅贻宝博士在武都主办教师讲习会.....田 波 (65)

武都女子教育的发展概况.....王兆庆 (67)

记者立武都师范学校.....杨健吾 (68)

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武都中学.....杨健吾 (69)

武都民众教育馆.....曹士惠 (71)

五校长联名控告省督学——丁玺.....杨健吾 (73)

乡长吊打小学校长 教育会为教师伸张正气

.....杨陇人 (74)

民国时期的武都工商业.....侯锡康 李培章 (76)

民国以来至解放前夕武都县长、专员简介..... (83)

- 武都回、汉两族的独特关系 马玉春口述 (88)
..... 王兆庆笔记
- 武都藏、汉人民的关系 王兆庆 (90)
- 武都佛教会简况 樊执敬 (91)
- 武都帮会概况 魏 磊 赵正亚 (92)
- 武都理门简介 李培章 (94)

太平天国晚期启王梁成富 进军武都的始末

刘 汉 华

太平天国晚期，中原战场失利。启王梁成富为保存兵力，遂从敌军薄弱之地，由陕入甘直抵级州（即武都）城下，州守沈凤才闭城抵抗。1864年（同治三年甲子）古历八月十八日城破，沈凤才及教喻、训导、把总等人皆战死。启王入城，出示安民，严密布防，坚守城池。启王府设在南城门内杨家巷隔壁（有说在旧牌坊唐家当铺）。大将蓝大顺驻西城楼，蓝二顺驻东城楼分别固守。大将蔡尔顺率领部分太平军驻扎距城三十华里的两水三叉梁文昌宫，扼守西路要隘。

太平军初到两水，群众听信清廷宣传，特别是富商大户，将粮食用具、牲畜、人口全部搬入岩房、堡寨，仅留空房，所需粮食即使现钱，亦难买到。当时两水水稻已经成熟，因不了解情况不敢收获。经了解多属富户田地，即派士兵利用大柜，就地脱粒，补给军粮。群众看见比把水稻运回家在板凳上放石块脱粒的方法既省工，又不糟踏粮食。这是太平军遗留下的比较先进的水稻脱粒工具，接着，大力宣传，是农就农，是商就商，各就其位；现金交易，公买公卖，市场秩序逐渐恢复。但富商大户仍不敢返回，所需粮食，还须从外地购买。太平军也出击附近堡寨，解决军粮不足并捉捕了凭圩抗拒的轻壮年，扣押营中。其中一人从巩家堡捉来，年轻魁梧，粗识字，名叫尚步瀛，是两水后村人，听到

看管人员讲史说书有漏误之处，随即作些补充，从此两人相识，进而和好，也不在严格看管之列。同时了解他对周围情况熟悉，由这位看管推荐给蔡帅派往外地购粮，尚步瀛乐意勇为。给他银两，让他亲自选择可靠人，偕同前往礼县边境购买粮食，雇用相识的农民驮运回营。蔡帅非常欢喜，认为他诚实忠厚，并给驮运人付了脚价，还发给返回干粮。以后，携带更多的银两，继续前往购买。由于公平交易，农民群众争先卖粮，并担当驮运，往返数次，粮食源源不绝。最后一次，尚为礼县边界官军所阻，无法前往，随即退隐下喉子，渡河潜入少数民族地区避居。

天京陷落后，太平军失去了领导核心，远在武都的启王梁成富信息不灵，不能配合。

1865年（同治四年乙丑）清政府急调四川骆秉章部的湘军、陕西胜保鞑子军、甘肃清军，四面合围，云集武都环驻效区。分别构筑工事，与太平军两相对峙。

启王将士环城防守，严阵以待。清军堵中在城外北山麓挖掘地洞，直通西北城角之下，用一棺木火药将城轰塌，清军武字营统帅周达武、湘果营统帅胡颂、鞑子营统帅巴图鲁胜保等，三面合攻，于同年古历五月十三日夜城被攻破，太平军大将蔡尔顺殉职自尽，启王梁成富被抓（由巡捕送解四川，在成都慷慨就义），守城太平军乃全军覆没。

驻扎在两水三叉梁的蔡帅部队，拦截了西路官军，城破后，率部由两水沟西进，另图发展。而相持在两水附近杜家沟荔子山沟的官军，早已在进沟的要冲，横设一道六角闸，用桑树原木连个东西两山。又在相距三华里的水至头窄峡处筑起一道石闸，两面山上岩房，设有滚木礌石，驻军把守。行

军万难突破。

沿大路在白杨坝、石门等处均有官军截堵，太平军只有外择小路，从后坝上山，经庙坪翻黄金崖过张庄，由架龙山十二垭下山，到蒲池高家村，这样绕过了官军防线，继续西进。

越日，由高家村顺沟前进，必经野牛寺与翠峰山峡谷，此处深涧大谷，悬崖峭壁，河水湍急，翠峰山耸立其侧，山顶有庙宇。四周地势平坦，历来为群众避乱堡寨，居提临下，俯视一切，山下只有一条陡路，从中通过，形成险要关隘。正在小关子进入草坝子，小湾儿督粮的龙道台（渭川道），也赶到此处凭险固守，建筑防御工事，设置滚木礌石，昼夜巡守，蔡军到此，想越过要隘，将旗卷起，冒充湘军果营，山上官军问是什么军队，蔡军回答是湘军果营，官军说：“是湘军果营把旗展开”，蔡军迟迟不应，一时滚木礌石齐下，只得迅速从原路退回，至高家村，另觅山路。次日由蒲池山，过柳塘、棱里，越吊草坝，过李家山下坡，分路到洞门前、小河儿、孙家磨等庄驻扎休息。于同年古历五月下旬，尾追各官军，如乌云翻滚，四面齐集在高山一带，太平军众寡悬殊，无法突围，全军战士，壮烈牺牲。

樊政——辛亥革命的参与人

樊 执 敬

一 简 历

樊政，字农庵，武都人。生于1886年（清光绪十二

年)古历三月六日。戊戌变政后，他和花天一、田宝均等为阶州中学堂第一期毕业生。随往北京，投考北洋大臣所创办的“陆军讲武堂”。毕业后，在上海参加孙中山先生的“同盟会”，从事革命工作。曾在郑州乘火车南驰(年月已无可考)，被清廷特警人员侦知，随车跟踪，觉察后，即跳窗逃跑，头部受重伤，忍死藏匿，得免于难。时因甘肃僻处西陲，革命乏人，受孙先生指派回甘肃活动，携带手枪、炸弹，先到西安，密藏于棉花包中，伪作客商。到兰州后，纠合同志，谋炸总督府。事败露，被拘于兰州监狱(约在宣统元年)名噪一时。后因革命浪潮日盛一日，清廷让步达成协议，释放全国政治犯，才在兰州出狱。清帝逊位，又回甘肃，在张广建的督署中任参议，兼陆军小学校长对应兴应革事项多有建议，仗义执言，为张督所器重，又兼任财政厅兰州造币厂厂长，后因与张督政见不合，一度离兰去西安，任定边县县长等职。张广建离甘，他仍回兰州，任甘宁青烟酒税务总办，清水、山丹两县县长，所在任内，剔除积弊，减轻民负，群众颂声载道。冯蒋之战，甘肃的国民革命军全部撤赴中原战场，甘肃大乱，约于1929年(民国十八年)他取便道回家，在康县遇匪，右臂受伤。时地方军马部驻武都，胁迫他出任参谋，他避匿老家北乡樊家山，一年中杜门不出。1930年又去兰州，任甘肃百货总局局长，兼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驻兰州办事处处长，时患腿疾，赴北京就医一次，返兰后，始因腿疾，于1932年(民国二十一年)古历二月十日殁于兰州，终年四十八岁。阮囊羞涩，清风两袖，由省派人护送，运灵柩回籍，以陆军少将衔，葬于祖茔。

二、事 迹

1、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二十四岁时，在湖北读书，组织同志会机关部。创办同盟会甘肃支部。又参加同胞社为社员（甘肃省辛亥革命展览馆民国二年三月十五日吴钩同志的调查报告表）。

2、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武昌起义后，黄克强由沪抵鄂，樊政陈策：应在汉阳设立司令部，以抵抗清军，并上书副总统黎元洪，请派人赴甘，运动独立，以扼西北疆域。及汉阳失守建议驻兵襄阳，联络秦陇，以图进取。并冒险直赴汉水上游，绕道抵秦，参与策划。（同上）

3、武昌起义，任司令部高等侦探员，军务部调查员，并督战于汉口，几乎命丧敌手。（同上）

4、樊政在郑州火车上跳窗逃跑，头部受重伤，忍死藏匿，幸遇甘肃同乡柴若愚帮助就医，始得恢复健康。（省政协常委沈滋兰走访樊政的老同事俞方皋、魏绍武两先生及樊政长女樊华英等，谈活回忆）

5、民国元年（1912）六月，樊政、王法、胡登云、焦桐琴等甘肃籍革命党人，从武昌回甘肃，认为甘肃革命不彻底，鼓吹二次革命，均为甘肃都督赵惟熙侦捕入狱，后因革命形势明朗，始获释放。（同上）

6、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十一月十一日，中华革命党人师世昌奉孙中山之命，来甘肃进行护法运动，联合同盟会会员樊政、郑瑞青、焦桐琴、胡登云、蔡大愚等人，策谋发动新建右军在临洮起义，十一日晚，焦桐琴首先发难，击毙分统领刘忠荩。而士兵未能及时响应，事遂败露。焦桐琴、蔡大愚逃往四川，胡登云逃天水后被张广建捕杀，郑瑞青在武都被捕，樊政在兰州被捕，后均羁押在兰州模范监狱，直至

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陆洪涛任甘肃督军时，樊、郑二人，终狱释放。据魏绍武老先生回忆：当时，魏任陆洪涛的参谋长，是他亲自到模范监狱欢迎樊政等人出狱的，出狱后，还由老同事们举行了欢迎会。（同上）

反苛政 何成海起义

袁尚文 石建民 陈大安

清末民初，帝国主义侵略日深，国内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时局动荡，人心思变。

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，武都州官谭焯，在城乡查户口、钉门牌，苛征税款。一个门牌收铜钱十文。消息传出，四乡骚然。民间谣传：按人头征税，一个门牌收十五至二十文。这样越发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。

当时何家山的何成海，对曲湾的姚永福、大堡里的周天柱、何家崖的何大旗、八海山的王吹相等人，对官府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，义愤填膺。他们平日在乡里颇有资望。何成海常为人排难解纷，存心公正，村庄中事无大小又肯操心出力，受到群众的爱戴，很自然地成了群众中的“头人”；周天柱学得一身好拳棒，会看病，很受群众敬佩。当他们一声号召，很快就得到群众的响应和拥护。他们利用传帖——互相间用秘密书信传递消息联络，发动群众。这种活动引起官府注视，乃在各乡组织民团防变。

谋划准备之后，举事起义，即向县城进发，先是向曲湾姚永福率众从东路而来，路过罗家寨，起义农民因卖小货与富户

席某发生口角，起义群众愤将席某杀死。这时南路起义群众由何成海率领已渡过白龙江。官府恐两路起义人马汇合，即派标兵赶往东路堵击，旋闻大堡里的周天柱又率领起义群众占领了旧城山文昌宫，州官将东去之兵，急急撤回，防守城池。

腊月初八日，何成海、姚永福、何大旗所率起义队伍，分路占领东江水泰山庙、北山隆兴寺、三官殿，与旧城山的周天柱遥相呼应，县城陷入包围。

起义农民日夜喊叫：“谭浆子官，赶快把劣绅四大洋人交出，倘若不交，打破城后，鸡犬不留”，城里官绅百姓听了，十分惧怕。当时城内仅有少数标兵，自料寡不敌众，官绅密议，招募城内勇敢青壮年百余人，组成“城防勇”。黑夜出城，白日列队返回，变换旗帜，轮番出进，佯作援军。突于腊月十二日拂晓，由标营武官何尔进率领标兵及城防勇，潜出北门，从小山沟爬上二台子，居高临下，猛烈进攻。何成海等所属起义群众，惊慌失措，阵营大乱，隆兴寺、三官殿起义农民五百余人，多被杀死，尸体狼藉；血流成渠，惨不忍睹。何成海奋勇冲杀，仅以身免。

何成海全部覆没，周天柱急率众沿灰崖子退回大堡里，周本人只身逃匿于葛条坪番面坑丛林中。官府搜缉甚急，对大堡里人声言，如不交出周天柱，就血洗全庄。村人惧甚，计议后派人向周天柱说明情况，周慷慨地说：“不能因我一人连累全庄父老兄弟，我作我当，杀我一个，保全大家”。随即回村，男妇老幼，尽皆哭泣。当晚大堡群众将周送至县城，时已半夜，西城门未开，周将所穿皮衣脱赠给送他的人，守城士兵用麻绳将周吊上城墙。进城后，当夜杀害，将头挂在

大堡船边柳树上，村人不敢埋葬，后以“被狼吃掉”作假象，才得掩埋。

何成海逃生后，官府即将其父捕获监禁，1913年他在四川中坝被武都商人发现，官府得报，即派绅士李松山、帮会中人王佐等赴川，将他押解回武。随将何父释放，当夜何成海被杀害在县衙门大照壁前。

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，在官府惨酷镇压下，如昙花一现，留给后人的只是沉痛的血的历史教训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 洛塘群众坑杀丁延年实况

樊执敬 田波 王兆庆

一九一五年（民国四年）春，甘肃督军张广建，为开辟省方财政收入，通令各县征收烟款（即鸦片烟款）。派丁延年为武都禁烟委员，带兵一连住城内，自带县府差役为向导卫士十多人，赶赴后迭石里（今之洛塘）查禁烟苗。禁烟是假，搜刮是真。在双白杨、麻柳滩一带，并不认真铲除烟苗，却向有烟苗的征收烟苗款，不种烟的罚“懒田”款，倒行逆施，巧取豪夺。而且脚穿麻鞋，遍山逼奸田间妇女，士兵将群众果木摘食一空。以此激起民愤，双白杨乡民王世清，身先提出质询：“种也不是，不种又说我们懒，你看那块地里没种上庄稼，这都是百姓的不对吗？硬要罚懒田款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义正辞严，丁无词答复，一时附近百姓聚

集四、五百人，群情激愤，怒不可遏，一拥而起，竟将他手下的役从人员打死、打伤十四人。在双白杨村外掏了一个大坑，连同丁延年活埋了一十五人。当时，邑人蔡筱霞先生在家，写诗五首，以纪其事。兹忆录一首：

本是河州籍， 中州竟冒称，
钻身钱有眼， 刮地腹无心。
鬻粟魂难死， 柴梨惨不生，
怜他人十五， 一例入秦坑！

事后，王世清自知死罪难免，恐牵连群众，乃向县府投案自首，解往兰州。省方自知民愤难平，众怒难犯，如再扩大事态，会影响烟款征收，查知王世清富有资财，监禁年余，处罚款银三千两结案。

国民革命军纪事 前　　言

田　　波

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革命军，于1925年秋后，由刘郁芬、薛笃弼、孙良诚等部向西挺进，直趋甘肃省会兰州，解决了甘肃陆军李长青、包玉祥等部，国民军组成了以刘郁芬为督办，薛笃弼为省长的甘肃新型政权。

（一）倪雨声攻克武都 宋有才败走汉中

国民军廓清兰州，临洮宋有才为保存实力，1926年退兵武都，深沟高垒，凭险固守，以待时机。国民军待全省

大部定局后，于民国 16 年（1927）春，派师长倪雨声，挥戈南下，两路逼近武都。装备优良，士气旺盛，宋军枪少，兵弱，又拖家带眷，士无斗志。双方在大小关子，展开激战，宋军利用该地高山密林、地形复杂之有利条件，并与称为“吞符念咒、刀枪不入”的红枪会李红涛羽党相配合。但兵员补充、给养供应，均很艰难，抵抗廿余日，力渐不支，星夜撤退家眷、伤员，全军分作几路，各自为战，且战且走，投奔汉中吴心田去了。李红涛邪说惑众，反复无常，宋去又倒戈向国民军投诚，被倪师杀死，为民除害。

国民军军容齐整，纪律严明，官兵一色灰军服，一律三八式步枪、大刀，非常英武，他们在臂上系有兰底白字椭圆形袖章，上印：“真爱民、不扰民誓死救国”，胸前左方缀一白底红字的布条，印着“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”。不住民房，不拿百姓的东西，购买付现钱。

大军入城，首先布告安民，辑拿散兵游勇，清查奸细，加强巡更，地方秩序迅即恢复，学校开学、店铺营业、商旅通行，阁县人民安居乐业。

（二）青年县长大有作为

城乡民众有口皆碑

随国民军来任武都县长的张佐澍二十多岁，接任后先是整肃吏治，剔除积弊，改革封建衙门的陈规陋习，禁止员属吸鸦片、赌博、酗酒，不准敲诈民财，受贿舞弊，包揽诉讼，违者法办。每隔二日召集所属讲话，对尽忠职守者褒扬，玩忽贻误训诫，以身作则，不多日，旧衙门中因循敷衍等恶劣作风有所改变。接着着手社会建设：兴学校——开办平民学校、女子学校，合并私塾改为学校，各学校加授三民主

义、教唱革命歌曲，抽调各学校学生在县府大堂统一测验、考试，优者嘉奖。开集市、植树木、修道路、禁止妇女缠足、男子蓄长辫，劝人息讼、戒烟、敬老、重耕织。所有这些措施，都深得民心，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和赞助。他还非常器重地方耆旧，经常请教于郭环山、曹几堂、镡春生等老先生和青年教师刘昌煜、赵万祥等，听取这些人的意见。他常抽出时间，乘马赶集，在集市讲演或深入村落，了解民情，和蔼可亲。

(三)市侩敛财国法难容 良民受惑无辜丧生

1927年秋后(即民国十六年)，倪雨声师长调防，接防的是李伦祥旅长，铁面无私，敢作敢为。在武都驻防期间，发生过两件惊动全县的事：一是城市小商人王统、刘兴汉经士绅推荐，县府派往乡间办款，二人利欲熏心，不择手段的多派浮收，勒索民财，每人诈取银币贰拾余元，经人告发，查有实据，李旅长毫不徇情，以敲诈乡民、贪污公款罪，将王刘二人处决，全城惊骇。

另一件是外纳甘沟子一带，有“扇子会”以“念咒吞符，天神附体，水火不进，刀枪不入”进行煽惑，威迫裹胁农民肇事作乱，蔓延很快。其会首名“高喜才”自封为皇帝，加封皇娘、左右丞相、兵马大元帅等职，烧杀抢劫，闹里麻烂，并扬言要攻占县城。李旅长用安抚疏导消除祸乱不能奏效，不得已派兵前往剿除，乌合之众，一触即溃，生擒了高喜才及其皇娘、丞相、元帅、先锋等共27人，在解送赴途中城高喜才服鸦片自杀，其余26人斩首于城外北山药王殿下。

(四) 王佑邦祸国殃民

吉鸿昌兴师除害

1928年春，国民军大步开赴陕、豫、皖一带，甘肃留部队不多，陇南武都更形空虚，四川股匪白云乘机而入，抢劫民间财物收缴警察枪支，匆匆返回川甘边境，接着惯匪王佑邦纠合甘匪王长胜等，攻占武都，县长张佐澍无力抵抗，只身带印出走兰州，后被省府以“放弃城池、携印潜逃”罪，枪毙于兰州。

王佑邦在武都自称司令，王长胜为骑兵团长，其余夏老三、段老八、毛老九等都称营长。群匪互相猜忌，勾心斗角，不论白天黑夜，匪兵四出骚扰，抢劫财物，掳掠商旅，绑架吊拷，奸淫妇女，赶拉牲口，无恶不作，城乡人民，十室九空。

镇守天水的吉鸿昌师长，得悉武都人民遭受匪军蹂躏，亲率全师官兵，兼程急走，于1928年冬（即民国十七年腊月）农历年前，赶到武都。此时，王匪已留空城，据守漫水山，旧城山后梁，满以为居高临下，给吉师长以重创。孰知吉鸿昌师长用兵如神，集中迫击炮十余门，从马街爬山，占领五凤山三天门，平凌坎，以排炮轰击王匪阵地；同时派轻装步兵两营，跑步前进沿北峪河谷，出磨峪沟，王匪见状，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，迅急撤离火线，其余诸匪，亦各自奔命。王匪率残卒向西路窜逃，吉军跟踪追击，直追至沙湾，清水子一带，王匪仅余十余骑，涉白龙江沿尕儿河坝逃入四川松潘境地。

由于追击残匪，吉师官兵战斗在冰天雪地，露宿于深山旷野，不少士兵冻掉了手指脚趾，成为伤残，武都人民深受